

沃尔科特系列

奥麦罗斯

O m e r o s

[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
Derek Walcott

杨铁军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沃尔科特系列

奥麦罗斯

[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
Derek Walcott

杨铁军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OMEROS by Derek Walcott

Copyright © 1990 by Derek Walcot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桂图登字：20 - 2014 - 07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麦罗斯 / (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著；杨铁军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10

(沃尔科特系列)

书名原文：Omeros

ISBN 978-7-219-10644-0

I. ①奥… II. ①德… ②杨… III. ①诗集—圣卢西亚—现代 IV. ①I76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943 号

奥麦罗斯

AOMAILUOSI

[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 / 著 杨铁军 / 译

出版人 温六零

责任编辑 吴小龙 许晓琰

责任校对 张莉聆

书籍设计 刘 凇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封面油画 《湾流》局部 (温斯洛·荷马)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1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0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10644-0

定 价 7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我的同船之友

献给我的兄弟罗德里克

以及罗杰·斯特劳斯*

* 船，原文 craft，也有“艺术”的意思，用在这里意在双关。罗德里克（Rode-rick）是沃尔科特的双胞胎兄弟，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 1917—2004）是著名的出版商，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SG) 的创始人之一。

目 录

■ 第一书 001

■ 第二书 113

■ 第三书 197

■ 第四书 251

■ 第五书 283

■ 第六书 335

■ 第七书 421

梗 概 491

译后记 510

第一书



第一章

“就是这样，我们砍倒它们，凿独木舟，
时辰呢，是黎明。”菲洛可提提^①笑对那些
想用照相机摄走他灵魂的游客说。“风

一把消息传递给肉月桂^②，叶子便开始
颤抖，正当阳光之斧砍入杉木的一瞬，
因为它们能看到映在我们眼中的斧刃。

风掀起了蕨类植物。阵阵的呼啸，如同
渔民赖以生的大海，蕨类点头，‘是的，
那些树，必须得死’。鉴于高地上寒冷，

我们把拳头塞入外套，呼出的气息如
迷雾的羽毛，朗姆酒在我们之间传递。

① 菲洛可提提 (Philoctete)，加勒比海的渔民，与荷马史诗中的菲罗克忒忒斯 (Philoctetes) 有主题上和身世上的对应关系。

② 肉月桂，原文 Laurier-cannelle，由两个法语词汇组成，月桂-肉桂，是圣卢西亚特有的树种。

酒劲一来，便豪气顿生，变成刽子手。

我举起斧子祈祷，让双手鼓满了干劲，
去害第一棵杉木。露水注入双眼，但
我又灌了一口白朗姆酒。我们这才继续。”

如果再多给点硬币，他便会在榄仁树下，
伴随海螺袅袅升起的呜咽，把一条裤腿
挽起，给他们晒他被生锈的铁锚扎破的

伤疤。伤疤皱巴巴的，跟海刺猬的头冠
差不多。他没解释伤口是怎么痊愈的。
“要听的话”——他笑说——“一块钱哪够”。

自从高大的月桂倒下，他便把自个儿的
秘密，交给一道喋喋不休的瀑布，随之
飞流直下女巫山^①；让地鸠求偶的鸣叫

传送给沉默的蓝山，七嘴八舌的山间
溪流，迸溅着，携带这音符汇入大海，
却注入平静的池塘，透明的鲮鱼倏然

而游，一只白鹭在芦荡中高视阔步，发出
生锈的嘎嘎声，一条腿抬起，在泥浆里

① 女巫山（La Sorcière），圣卢西亚岛靠近东北海岸的一座山。

一啄一啄。寂静被一只蜻蜓锯成两半，

清澈的沙床上，鳗鱼蜿蜒签写它们
各自的名字，这时日出照亮河流的记忆，
巨蕨一浪一浪，朝着大海的呼啸点头。

尽管烟雾忘掉了它从中升腾的大地，
荨麻掩盖了月桂砍倒后残留的树坑，
一只鬣蜥却听到斧头的声音，每一轮

晶状体，都因它被遗忘的名字而模糊，
那时，这座拱背岛，还叫“伊奥那劳”，
即“发现鬣蜥的地方”。鬣蜥却不慌不忙，

只一年便撑起背藤，颈下垂肉扇形展开，
肘部弯曲好像叉着腰，随着岛屿，移动
它慎重的尾巴。它的眼睛似裂开的荚壳，

历经百年一瞬的停顿，最后成熟，直到
一个蜥类不理解，堪与树匹敌的新族类
直立，在阿鲁瓦克人^①的腾腾烟雾中站起。

倒下的是它们的支柱，露出蓝天一角：
原来的多神殿，现在却住了个唯一神。

① 阿鲁瓦克人 (Aruac)，南美印第安人，是圣卢西亚最早的土著。

最早的神是一棵高米尔树^①。沉闷的

发电机开始闷吼，鲨鱼张开两侧牙床，
木屑纷飞，如鲭鱼跃出水面，落到
颤抖的杂草中。他们抬起还在震荡的

灼热锯片，检查它刚才锯出的口子。
然后，刮去坏死的苔藓，把缠绕住
伤口、勾连大地不放的藤蔓，清除

干净，然后点了点头。发动机颤抖着
恢复工作，木屑飞溅的速度，因鲨鱼
咬合更均匀，大大加快。他们捂着眼，

生怕被粉碎的巢打到。香蕉园上空，
岛屿耸起了它的双角^②。日出的光线
顺着它的峡谷流淌，鲜血溅在杉木身上，

林子里，溢满了一片献祭的阳光。
一棵高米尔树嘎嘎裂开。支柱没了，
只剩一树叶子如大块油毡。渔民们

① 高米尔树 (gommier)，一种梓木。

② 这里指的是圣卢西亚西南海滨的大皮通山 (Gros Piton) 和小皮通山 (Petit Piton)，高耸如耸起的双角。这个角的意象或比喻，在后文多次出现。

听到嘎嘎声往后跳开。桅杆缓缓
倾斜，倒入蕨类的沟里；脚下袭来
大地的震动，阵阵波动随之退散。

二

阿喀琉仰望月桂树倒下空出的洞。
一朵堪比排浪的云朵，泡沫翻卷，
默默愈合了洞口。他看到那只雨燕，

远离家园的小可怜，穿过云浪，
迷路于蓝岭起伏的波谷。一条蒺藜蔓
缠住他的脚。他挣脱羁绊。周边，

别家的舟楫在锯子下成形。他用弯刀
划了一道雨燕十字，拇指触碰嘴唇，
这时，高地上充斥斧头的砍劈声音。

他举刀从那死去的神身上砍削枝干，
一节节劈断，同时却也没耽误祈祷：
“树啊！你成不了独木舟，一无所是！”

那些老树胡须披拂，忍受这场针对
部族的大屠杀，没发出它们作为一个
民族，曾使用过的语言的任何音节，

教给它们的小树苗的话语：从杉木
高耸的低语，到墨水树^①的绿色元音。
轻木^②钳紧嘴唇，对肉月桂保持沉默，

红皮的洋苏木忍受它的肉中之刺，
而树脂篝火用卷舌把叶子烤得焦黄，
阿鲁瓦克方言，在那刺鼻的气味里

噼里啪啦烧成灰烬，它们的语言
消逝了。渔民们欢呼着好像野蛮人，
跳过刚砍下的树。神终于被砍倒了。

侏儒般矮小的他们，却砍下巨人的
皱皮躯干做成桨橹。他们辛勤劳作，
密密麻麻的，如一支火蚂蚁的军队。

不满于烟雾对森林的伤害，蚊子
纷纷射出吹箭，扎进阿喀琉的身体。
他用朗姆酒擦胳膊，保证被他拍作

星号的蚊子，死了也是醉醺醺的。
它们扑击他的眼睛，绕着圈攻击，
逼得他闭眼，流泪不止。一大团

① 墨水树，又称洋苏木，原文是法语 bois-campêche，可以提炼出黑色和紫色的染料。

② 轻木（bois-flot），亦即 balsa，速生树种，可以长到 30 米高。

飞上高竹，如阿鲁瓦克箭手逃避
毛瑟枪响似的伐木开裂声，被火焰
之旗和劈枝斩叶的无情之斧压缩出

一条通道。人们用鲜麻绑住粗木，
然后蚂蚁般把木头拖至悬崖，推下，
碾过高高的荨麻。缠藤挂蔓的原木

积攒了一辈子，本是与生俱来的
对大海的饥渴。树干急欲成为独木舟，
犁入荆棘的巨浪，用圆石砸出洞来，

感受其体内的使用价值，而非死亡——
成为船壳，大海的房顶。然后在海滩上
被人们用锛子凿成中空，塞入煤炭。

一辆平板卡车运送其缠绳的躯干。
好些天，炭在凿孔里闷烧，蚀去
木心，灼宽后，始有棱条的船舷。

阿喀琉感到这中空，在凿击中吐息，
渴望大海，船首的尖喙分开水面，
冲向鸟群荫蔽、雾霭轻锁的小岛。

事情就这样成了。沙滩上，平底船
如猎犬蹲伏，嘴咬嫩枝。神父用钟形

法器给它们洒水，然后划雨燕十字。

他嘲笑阿喀琉的“吾人信痒上帝”号^①，

阿喀琉说：“别管我！上帝咋拼我咋拼。”

一天日出，弥撒之后，独木舟先后进入

披着白罩袍的浅海，上下颠簸，船首

迎着波浪点头同意，忘记为树的岁月；

一个效劳赫克托，另一个，阿喀琉斯^②。

三

阿喀琉在黑暗处撒完了尿，拴好

遭海风侵蚀的半开门。一手如蟹钳

把鱼缸夹起；他把这煤渣踏脚砖

① 阿喀琉文化水平不高，把 trust 错拼成 troust，所以这里也故意把“信仰”翻译成“信痒”。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主张，对殖民者的语言（英语）的错拼，包含了被殖民者对殖民者“高雅”文化的下意识“低俗化”“模糊化”，因此构成了对殖民话语权威的侵蚀和反抗。有后殖民主义学者甚至认为在当今的后殖民语境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反抗方式。

② 阿喀琉斯（Achilles），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本书主人公阿喀琉（Achille）和阿喀琉斯显然有对应关系，这里作者提到阿喀琉斯很可能不是拼写疏忽，而是明确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后文还有少数几处作者会明确提到阿喀琉斯，所以译者把 Achille 翻译成阿喀琉，而不是以其对应关系，翻译成阿喀琉斯，正是出于在建立联系的基础上区别两者的目的。

藏回草屋下的洞里。快到仓库时，
咸腥的晨风吹着他，走过灰蒙蒙的
街道，两旁沉睡的房子，街道的

钠气灯，嚓嚓踩过干涩的沥青；
他数着那颗小星星，蓝光闪烁。
香蕉叶冲着公鸡波伏浪涌的怒火

点头，尖利的打鸣声如红色粉笔
在黑板上画山。海浪如他的老师，
等在那儿，冲他谨慎的步态发火。

他们在水泥房的墙外碰头之际，
晨星已退却一步，只因厌恶渔网
和死鱼内脏的恶臭。头顶的阳光

刺眼，海平线乍现。他把渔网
放到仓库门边，在池子里洗了手。
海浪并不喧哗，瘦骨嶙峋的狗

也静卧独木舟旁，一瓶苦艾酒
在渔民之间传递，他们咂吧着嘴，
酒的苦树皮味让他们浑身发抖。

这是阿喀琉最感幸福的天光。他们
抓紧船舷之前，先是肃立，把大海
全部的宽度纳入，感受新的一天。